

德化馬來遊

馬來西亞 周宇璇



走訪世界最高的雙子星大樓。

經過了四個小時的飛行，終於離開陰雨連連的台北來到了熱帶國馬來西亞的檳城，一件件厚重的衣物隨著氣溫的升高而褪去，溫暖的國家，溫暖了人心，幾位接機的學長在機場外恭候我們的到來，熱情的招呼著，熟悉的面孔卻在不同的國度相遇，只因同一個信念，對「一以貫之」的道的追隨，將一群來自北、中、南不同地區的人聚集在一起。

馬來西亞是一個由多元種族組成的國家，第一天的行程便是參觀馬來西亞當地特殊的人文、宗教大觀，在一塊大台灣十倍的土地上融合了不同性質的數種宗教，世界上各大宗教團體幾乎都可以在這兒見到：泰國的四面佛、印度的釋迦摩尼佛、回教的清真寺，當然基督教、天主教是不會缺席的，而有華人的地方自然亦有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，宗教上

海外來鴻

的複雜來自於人種的多樣化，除了馬來西亞本地人之外，歷史背景上曾經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白人佔了不少比例；數十年前馬國亦是華人選擇打拼海外事業的地點，華人就佔了百分之三十的比重；由於英人當初的殖民經濟制度，將同屬英國殖民地的印度人送到此工作的，也是佔龐大的數量。融合的民族、融合的宗教，形成馬國特殊的人文景觀。

泰佛寺，一棟泰式建築的泰國佛教寺廟，原本只是一尊露天臥佛，虔誠的信徒為避免佛像受風吹日曬，增建了外圍的建築，也因此臥佛從此可以安睡於室內，進入寺廟內首先必須脫鞋，一進到廟內即見到金碧輝煌、側躺著的釋迦牟尼佛，一臉安詳，散發出一股和諧、莊嚴的氣氛，佛像身上披著一層層各種鮮豔色彩的錦布，這可不是怕佛像著涼，而

是信徒們還願時，用來答謝神明的供品，正殿外聳立著兩尊悠遊的神龍，頭朝外似地在警告著黑暗的邪惡不准靠近；旁邊則是一尊南海觀音像，以及泰國著名的四面佛，虔誠的信徒正繞著四面佛，由佛像的正面順時針的方向膜拜，以祈求健康、愛情、事業以及人緣。離開了泰佛寺，走向馬路對面的緬佛寺，更加的冠冕堂皇，穿堂四周掛滿了釋迦牟尼成佛事蹟的畫像，寺中則是矗立著釋迦牟尼佛的神像，完全由金色所構成的佛寺，在南國熾熱的陽光下更顯耀眼。

經過一晚在海邊飯店的休息，就是此次馬國之行的重頭戲，參加德化道院的落成典禮，夾道的歡迎隊伍讓人受寵若驚，有台灣熟悉的面孔，亦有馬國各種民族、人種，雖是不同的膚色，卻擁有相同的理念，也是由於此理念才能使分

散各地的人們齊聚一堂。肅穆的請壇儀式後接著便是新求道人求道，一場殊勝的儀式由於不同的地點、人事而顯得特別，而到現場後臨時決定求道的符導遊更讓這次異國之行增添佳話。辛苦奔波到馬來西亞的袁前人、林前人，不只因為年長而令人敬重，更因其堅定的信念感動了無數人，因擔心大劫將至，勞心勞力的在各國來回奔波，只為將道渡化天下人，不忍心見天下人淪入苦痛，苦口婆心的勸人謹守孝道，貫徹道心。

徐徐的海風不只吹來南國的氣味，也送來南國印度神生日的歡欣，一群群為歡度印度神生日的信徒，正為一年一度神生日的佈置著，路邊擺滿還願的椰子，以及布施的攤位，準備迎接接連三天慶祝印度神生日的慶典，馬國各地信奉印度教的信徒，從各地湧向位於檳



四面佛廟前景觀。

城的印度教聖地——黑風洞，而供奉印度神廟宇的兩旁更是擠滿赤腳徒步而來的信徒，人山人海的盛況可以媲美台灣馬祖出巡。

離開華人人位居冠的檳城，終於來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，沿途兩旁植滿橡膠樹，橡膠是馬國重要的經濟作物，栽種後必須等二到三年才可收成，而收成時則必須在凌晨

兩、三點就開始收集橡膠汁液，直到日出後收工，由於橡膠遇熱凝固性質，使得採收橡膠成為一件苦差事，雖然橡膠曾是馬國重要的外銷經濟作物，現今卻因為人造合成物的增加，而橡膠栽作時間長，收成耗時、耗工，而逐漸被人造物所取代。

馬來西亞在一次、二次世界大戰都曾是戰區，死傷人數

眾多，政府有鑑於此建立一座英雄紀念碑，方形的石柱記錄著戰爭的殘酷，背負著戰爭的罪惡，也提醒人們戰爭的可怕；一座由美國贈送的勝利紀念碑，英勇的軍人高舉勝利旗幟，腳踩著戰敗者身軀，勝利的驕傲、歡愉之外也多了一層戰敗的悲哀。

一陣和南國不相稱的寒風由雲頂高原上颳下，厚重衣物抵擋了寒風襲擊，卻擋不住興奮的心情，乖坐在世界上最長纜車之一的雲頂纜車，西邊落日的絢爛；南、北兩側山谷的茂林；東邊雲霧中的雲頂高原，一覽無遺，纜車愈往上愈接近茫茫白霧，讓人有行於雲端的幻覺，在雲中漫遊了二十分後，終於到達了雲頂高原。一層又一層的手扶梯令人失去方向，一幕又一幕的表演讓人炫目，一桌又一桌的賭盤使人迷惘，該說雲頂高原是個

海外來鴻



李勝雄點傳師率團員於臥佛前合影。

超凡的雲中仙境，還是讓人墮落的霧中迷境？

在走訪了世界最高的雙子星大樓，以及世界第三高的吉隆坡高塔後，快樂的時光也到了尾聲，五天四夜的大馬之行終於到了離開的時候，一段不同一般旅遊的行程，一群不是由一般觀光客所組成的旅遊團，有高齡八、九十歲的老菩薩，也有稚齡四、五歲的小天使，大夥都是帶著一顆雀躍的心來到馬來西亞，不是單純旅遊的喜悅，而是為一貫道又向外跨了一步，為了新求道者從世界的另一端帶來由衷的祝福，也對打先鋒的學長們致上無限的敬佩，赤手空拳的來到人生地不熟的異國，克服土地、人種、語言的隔閡，將彼此不交流的心凝結在一起，向共同的道路走去，由孤單到壯大，在此寄上無限的景仰與祝福。